睿申舊夢

文：老古 畫：李敖裕

過新年忙不忙

「小張先生倒老派？」

「楊小姐新派？」

「我不太老派。」楊小姐笑了。

「喜歡跳舞嗎？」

「跳得不好，多勝賓客而已！」

「那是很好了！」

「你與她跳過舞嗎？小張先生。」

小張即提往事，很快抵「喜臨門」。他們握別。

明天是三十，小張在上午很忙，中午，他抵電梯門外遇到蔣琳，她說：

「我下午做到四點半走。」

「我們可以同吃午飯嗎？」他問。

蔣琳搖頭，他們進電梯，小張問他何處進膳，答道：

「不告訴你了，不到『小常州』。」

「我走到『傑美斯』。」小張說。

出電梯，蔣琳說聲「再見」走得快呢。

下午四點，小張工作完畢，接到施維娟的電話：

「過新年忙不忙？」

「忙的。」小張說：「許多地方要去拜年，代表公司。你打電話來找我作甚？」

「我在新年中不忙，希望女朋友們來我這裡吃飯，賭錢。」

「大年初一吃素？」他問。

「是的，這點我很老派。」

「晚上吃不吃肇？」

「大年初一，丈夫住到大老婆那邊，今天年三十也一樣，表示第一天睡到末一天，我與他也不長。」

「解放後做紅色交際花吧！」

「大概不會再有。你叔父的嬸太有喜沒有？」

「有喜了。」

「會不會你幫助了老張？哈哈哈哈！」

「你怎麼如此下流？」

（一二三）

一二一：有威脅意味

「你這歷盡要我回去幹什麼呢？」凌志邦試探着問。

「我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文慧說。

「這幾天寫字樓的事情很多，一下子沒辦法脫身。我馬上訂機票，下個星期來，好嗎？」凌志邦說。

「你立即訂機票，盡快來，不然你將會後悔！」文慧的話有威脅的意味。

「到底什麼事這麼緊張？」

「別嘮嘮了，節省篇話費吧！」文慧說罷就掛斷了電話。

放下電話，凌志邦已經猜想到，是他和碧珊的事東窗事發了。第二天，他連忙去撲機票，匆匆地趕回多倫多去。

凌志邦回到家裡，孩子們照樣歡天喜地，文慧也像平時那樣地待他。直至晚上，孩子們入睡了，他們夫婦倆才在房裡開始談判。

「咱們無謂轉彎抹角，浪費時間。」文慧坐下來，擺開陣勢。「你告訴我——和碧珊來往了多久？」

「……」凌志邦估計，文慧對他的行經可能已經了解一清二楚，不容他抵賴了。當下，他只好如實招供。「大約一個多月吧！」

「你有有講大話呢！」文慧說。

「嗯，和初戀情人舊情復熾，重溫前緣，夠浪漫呢！可是，志邦，你有沒有想想呢，你這樣對得住我，對得住兩個孩子嗎？我們三個在這裡坐移民監，你自己却在香港風流快活……你的內心沒有一點慚愧和內疚嗎？」文慧用凌厲的目光瞪着他。

凌志邦沒有找理由為自己辨護，也沒有任何解釋。

他知道，這是沒用的。

一二二：鶴見公寓少女歡喜

「先生，昨晚你回去晚了吧？」次日午間，田壽民來吃午飯，文子早已候着，近前獻菜時，低頭輕聲問他，田「先生」不敢抬頭，很自然地回答：「我趕到鶴見，還有下一班車，開十二點前五分的。」

「哦，先生！我倒關心呢！」田壽民來得早了，還只十時半，一個客人也沒有。他先吃菜，忙着整理文稿，對文子好似不在意似的。文子納悶，認為這個人昨夜狂吻，什麼都坦白了，現却這般怕羞，顯然是做作。她好笑，但越看越愛——「這個人，是我的終身之夥！」想至此，文子去到洗手間，哭了一會。她忽然自怪：「他不能在這裡有親密的表示啊！」半小時後，田先生揚手，她走近前：「海，先生！想吃什麼？」

「山東麵，我是吃山東麵認識你的！」他低聲，但文子十分刺耳，忙答道：「海，知道了！」吃過麵，田先說：「你約我三點到七點，我想見你所以來吃午飯！」——「海，先生。我三點午休，到七點，或七點半止。先生，我們有四小時以上的自由時間！」「我在對面便宜店等候你，我陪你去公園！」——「好！」

田壽民十二點半就付眼走了，他去忙他自己的事，到郵局寄了航空文稿，然後在咖啡店坐了讀報紙一小時。他三點前十五分到了文子約定的小店，買了一包烟，飲了一瓶明治牛奶——「早來了，你！」文子